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賦

雙瀑賦

王子游簫峯之下訪鼻祖於仙籍駐杖履於金溪觀雙瀑之千尺于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湧怒流湍激噴烟霧於蒼嵐乳龍於大澤百川震而澎湃萬類紛其辟易疑若傾崖轉壑變立谷而為陵又類萬馬千兵奏鼓輦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靈源復尋於故道雙派交馳於絕脊勢偶殊而卒合路雖分而稍迫王筋垂兮拂輕寒長紳拖兮蘸深碧疑若鯨鯢鬪怒兮力未決而方酣干鎧爭鋒兮光交騰而互射嗟天匠

之施巧兮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罕有兮豈雙流之
易得不見夫銀河落於半天兮破廬阜之山色梅雨飛
於石門兮敞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兮渺仙凡之
路隔龍雨湫於雁蕩兮分大小而異宅彼獨溜而孤飛
兮猶擅名於今昔况並峙而爭流兮作人間之連壁吾
欲窮千里之源兮問化工之始闢思漢使之不復見兮
悵靈槎之難覓獨終日而登臨兮寄吾懷於幽寂與雖
盡而志歸兮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日曠飛流之末
耳洗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嘆息竈中烟
吟難尋入竹之人峯頂臺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
而歸曰

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飄瓊瑰
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遊獨徘徊枕流嗽石興悠哉
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至樂齋賦并引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
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予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客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
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
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
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煙浪深也枕流嗽石吟風嘯月採於山

緝於泉土之無永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山林之士蕙悵空而猿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樂也樂故有窮烏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區田一廛楊雄之樂也是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吾今將心於一齋之內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顏回友楊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歸去來賦

歸去來兮終日思歸今已歸嗟連歲之行役兮誤甘旨之屢違身雖處於異鄉兮念長在於庭闈陟高崗而東望兮悵白雲之孤飛食藟藟而無味兮悟蝸魚之真非

泛李卿之竹葉兮詠晨光之熹微辰未浹而到家兮指青燈而扣扉粲慈顏一笑兮兮紉稚子之牽衣雖吾歸之不若人兮不能衣錦而乘肥吾將以此而易彼兮學何蕃其庶幾

梅溪題名賦并引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賦叙一堂八齋六十一人名字而鋪陳條列三百六十字之中中言簡意盡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通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予於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古人勸諷之旨非敢以文戲也目曰梅溪題名賦

余闢館于梅溪兮歲甫及乎夢齡餘弟壽朋字夢齡書
借夢九齡自淵獻而逮乎敦折兮頃十朋而今百朋
以喻意季弟昌齡名子癸亥秋闈第聚徒游
從者十朋人至庚午歲通數之九一一百二十二齋敞八
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與能任之簡之
有一德兮費宗旦仲阜敢不希仲舒之明經希仲辛
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張祖志時敏又恪希顏回之服
膺陳恪叔恭林乃有汾晉五士羅士龍漢臣連士表
公季士宏宏老昔晉文漢唐群英張次房漢英孫元
鄭國七子張仲遠子猷周孝友子施孝顯子揚孝思子
賦涼州三明明劉玄德明夫萬序明之三如器成三足之
鼎李鎮萬鼎鎮夫部鼎才宜九佐之卿萬澄清卿童席俊

舜名卿村湯臣高卿陳朝揆正卿施良
有一瑞兮冲遠之
武升堂威仲武敦詩趨庭劉大詩如璧之瑩余之如芷
之馨茂之如察之茂葉察如椿之靈萬椿揚椿如揆楠
之美萬揚楠元幹億如松梓之青林萬松喬叔森乎如鉞
之可畏劉載韞乎如震之可驚周轅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將嶠耿乎如長庚之輝衆星燁白昂昂乎如季梁
之梗既陳昂仲昂梁孜孜乎衛伯玉之老成謝元善
可居天任而澤遠揚高澤遠天任可為王佐而揚庭柱
陳獻可可起傅巖之築劉傅可同舜佐之登謝元善
一夔而樂作次鳳一夔周炳伯虎而文興伯虎用之

肇輝先之德業

陳肇輝先光甫

許

諧與祖之家聲

余謂孝仲

祖汝文兮宜月選而季詮

向鐸仲言

汝弼兮必類進而

方升

陳舜咨汝弼

逝矣乎

王述

有來二客業彼管城

許武子龍泉管叔奇米

名列甲乙字篆丙丁

丙子謂篆

雅如翼斯飛

吳翼南

如璘斯熒德夫燦銀鈎與玉筋

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兮少雲之作誅少雲太

原之老乃變聲律兮祖舜之賡

陳少虞於是闡大猷而

溥告之曰

李大夫猷定夫孫溥

學必剖藩籬而克已

夫道必舍蹊徑而中行

蔣中行

先之以孝忱之意

曾來會課亦與題

申之以敦信之誠

萬庠中之劉禮欵

安上兮必先自治

林安上

仁欵及遠兮慎毋自矜

林取仁及遠

堪萬頃以窺憲

黃萬頃伯厚

妙一唯之悟曾

鄒一唯祖

伊尹賦敵之樂

次相伊

振仲尼文教之鳴

陳仲尼玩蒙

亨之爻象

李蒙亨

俟泰來而彙征

萬彙勿務世華而起

文通之附

夏伯文世華劉文通叔

陸亦附王叔文通先

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

張必達那孫窮則隱居

翁達斯大亨

徐大亨

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禁止庵以居姪某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

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第回也獨賢未見

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由儒入佛進於有為止於無

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失笑
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
知此庵中含法界

甕庵銘

予曰黃楊爲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匠
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
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盃深我非畢卓意自酣
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預孰云此庵
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殺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
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爾重蠶苟得其趣何所

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會趣堂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
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
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
燈

止堂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
室命梅溪王其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子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

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常自快顧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充大

右情話室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是惟王子之厨中藏吾書吾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動是以空虛

筆銘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于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兮經百戰

硯匣銘

啓焉斯磨蓋焉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直方其形兮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斷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索之瑩如母枯剡藤惟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卓受垢而不辭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用以小管城為之宅吾欲寫盡天下書賴爾為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虛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為吾之錦囊

書筒銘

交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為魚鴈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王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髹而光斗形而方孰鑄賤名於是乎歲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中兮是歲

肩輿銘

我僕既冷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
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
之安肩輿斯安

葛蒲盃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斲山骨剗其中兮方其質擊湖嵌兮隱簡若
根玉衡兮灌天一從何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
室

國朝名臣贊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

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洵、群臣勸帝幸蜀江東微公決
策天下其戎百年無兵繫誰之功

韓魏公

巍巍韓公文武兼資相我

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之非我

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纜一試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虜神色不怒公在使車虜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顙出入三朝爲國輕重

杜祁公

維正獻公相我

仁宗公在相位私謂不容苞苴直不通非道不從封還內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首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勲高業隆四朝元老福祿始終元祐之初太后臨極起公於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幾姦糾慝以正王國古

之遺直吳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為第一咸曰君實困夫野老識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群邪所仇歛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為願為執鞭恨不同時

蘇穎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棗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孺凶飾姦為忠黨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譴終公乎不忘名等忒崧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衰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

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問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以爲德衰而傳子者是以避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下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爲憂後世蘇子以爲不爲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其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

而傳不以傳賢爲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以傳子爲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過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爲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爲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之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爲大聖人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

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遜天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

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人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

大儒歐陽子作秦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切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美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師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而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

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秦誓
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
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
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
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
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
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
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
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
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
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

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
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凡秦誓信書馬遷信史理
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
信而二說不同者繫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
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
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
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
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
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

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質之而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

繇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為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直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無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燻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

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况以性為惡楊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為善之是歸况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况雄又以救弊為者軻以善誘之而不從况出乎軻之後不得以惡懼之况以惡懼之而不畏雄出况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

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
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
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祫二名禮無差
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
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
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閔
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
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
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
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

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
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
議講之屢矣牽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
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
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
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
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
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

有禘無禘以大事為禘者公穀也詩周訟商訟言禘者
二而不言禘惟元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為禘詩有
禘無禘以祀為禘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
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
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周禮無禘禘之說以肆獻裸饋
食為禘禘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
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
不言禘并言禘禘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
傳有禘禘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
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交祖宗而不言禘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禘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禘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禘非無禘也
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
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養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禘是禘者總名禘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
也裸也禘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
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禘事遂以禘與禘俱謂之
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禘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
見公羊以大事為禘遂以禘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

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啓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懂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禘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禘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禘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禘冬禘終終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禘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已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已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已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之時者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

之於天而有所不顧卹焉苟以吾學可為已用可以為
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
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懟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
為已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已真確論歟
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脩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
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脩其所為用則能
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
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
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
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

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常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必
不負所學焉以之效智於二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
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
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柰
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已而未
嘗汲以求售於人齟齬而歲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
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焉為不
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
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達而已而人皆可學
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樂天之事

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
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爲不可則止之
大臣若夫可以有功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
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
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
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爲
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
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爲東周孟子
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
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于行也未嘗不歸
之於天故當陳蔡之厄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

夫子子貢亦有不容蓋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
農能稼而不能樞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身而
不爲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隔而不得見魯
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天也若孔
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
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
用亦未必能有爲於楚蓋其爲器固已小矣荀卿亦逃
讒於楚者也以宗王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
矣卿不作離騷怨對之辭而有不耻不用之語嗚呼卿
賢已哉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况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庶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

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庶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寔為最優以春秋之法責之固未遑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侍與高帝太宗陳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其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者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群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
矣然唐室既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
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
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
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弊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之廟謨糾之維斷非不足以務
遠峩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
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
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
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萊歎
彌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關國也太師
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表
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
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得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

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孰
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
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
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
閉玉關謝西域卑倖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
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
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
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入
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妨守宰此最其
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

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
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
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
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
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
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
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興歎殺之謠使人君遽從
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
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
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
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閉其竅而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

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愨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

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此因筵策多士特以光武發于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問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蓋有不同者愚切謂景至而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闕成均而論秀此皆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寓六經于琬琰為學者式異端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

識復春秋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
默契孔孟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爲之也然用
柔道以致平光武之所已爲者而吾君固已優爲之任
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優爲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
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
盛德而入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爲恭孟子謂不以仁義
告王則斥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群臣可况以何主
鄭覃以文宣對爲李百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
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百乃期之以
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爲堯舜耶
愚願執事當侍清閑之際自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

古之志彼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
爲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
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之書
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灑之書而得伊尹伊陟
傳說之爲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闕夫之徒之爲人
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
當時不月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曰
某爲忠臣某爲孝子下至於無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
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

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吏
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
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諂光錄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
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絕
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
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
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
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
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
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絕之行自廉頗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
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
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
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
之俗東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
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
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
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
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
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
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

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
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
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
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無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
淵源者孔安國爲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
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爲之伯文翁興
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切有
取於范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
固本諸賢聖而不爲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切
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爲光武屈議者謂其得
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

臣之所以贊頌段熒熒之善抑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
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
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
名教之所獨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
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
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爲不足列也正以其
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知
揚雄氏詎可列惟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
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
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
不列於是科之爲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

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衰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略見於鄉

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鋸鋸蓋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韜韜佩璲不以其長蓋譏

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歸之詩則曰將敷將翔佩玉瓊瑤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釐諫之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誅於詩之國風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見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瑱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琕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略見於鄭氏之釋其詳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

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高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祉角之分在焉左佩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行者其音祉雙璜者其音角此宮角祉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為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殺為事是以為威而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

之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馭以備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節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啓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觶小觶不幾於贅乎愚切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

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難佩玉瓊琚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制燧觶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觶童子佩褱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設事佩則

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索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問策

問二十八宿在天為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為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為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為南自斗至壁宿七為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為出沒行皆自古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元武分宮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為春則方為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為夏則方為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為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

北方之虛北爲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昴
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
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
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
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
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
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
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士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
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
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星之躔次
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

爲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
成說以一之也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爲九州其詳見於禹
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
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
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旣
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
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
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四逾于河

自壺口雷首而下則回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天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
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
南入于江匯澤爲彭蠡矣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爲中江
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江豈復于北而
漢豈復爲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
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
三沱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
唐人三沱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一幸火于秦跡

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
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
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
惟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
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
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主又有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
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爲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
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
伏主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

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
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
幾輩今爲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
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爲盛
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
甯者爲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
學者口不絕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聞
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
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
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
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

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願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傳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廐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爲
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
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
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豳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
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
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
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
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

矣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玉耳曷
為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
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
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
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
矣必有起予之辯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
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
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既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
說學者開卷莫決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
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

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
十四年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皋
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
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
為虞以虞為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踈而左氏授經
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為逸預豈不知書者
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
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楊雄謂虞夏之書渾、商書灑
、周書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歸愈乃謂周誥商
盤詰屈聲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
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丘明之所以稱社

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楊韓之異同者以告
問昔夫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爲武王陳之孔子序
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
疑言有可疑箕子爲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
也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
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
詳悉耶有謂初一日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欽
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
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
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爲如何
箕子之言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
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不獨得也可以言帝怒矣
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爲怒而不畀耶鯀九載
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
之爲言無乃笑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疇
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
也而五行之用爲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
掌之獨三卿舉官鯀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
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
爲武王陳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爲臣
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輒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
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
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
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顯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
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青意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
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爲君氏是果男子乎果
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爲
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渝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
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蒿艾曰鄙
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謚若何

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
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爲及則內外之志異矣以送
爲逆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俠齊宋或入
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丘之盟或有鄭衛或
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帥
率克尅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
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
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
以一字爲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
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而是信乎而公
穀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

之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束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爲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爲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

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爲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爲參作蓋假參以爲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奧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問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爲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

爲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旣述前代之法以成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書爲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其一曰則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錄有考夫記事之義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公以斷善惡孟堅坊之以贊蔚宗又孟之以論而贊以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贊以

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曰贊五代贊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其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與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

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為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既已小人矣尚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遠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為二而忠恕實未可以為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之言曰無憂者其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可謂

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祀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天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

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偽不然何以詭異
聖人如是也孟子學于思者也七篇之書稱于思多矣
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
有以辯其疑者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內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
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
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丘明
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
列六家必有其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
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
爲經不可誣也失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

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丘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
也而乃別為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
為一家其大法則祖述于長也今乃別為二家之流者
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
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
流持一馬遷為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
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為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
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又廢所可
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
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
言必有所不通者願因其說而詳辯之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
曰天曰宗曰望曰禘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
宗各六望三而禘八古人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
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
曰兆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為上帝
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為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為
北辰耀魄寶與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
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禋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曰時曰寒暑
曰日曰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

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
舜之禋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為泰山河海或以為泰
山淮海或以為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則三望之不同
亦三家也八禘見於郊特牲曰先穡曰司穡曰田峻曰
郵表曠曰猫虎曰防曰水鄘曰昆虫或以猫虎為二神
而昆虫不與焉則八禘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
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
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
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
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
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

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並仕與禮樂之議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祛群言之惑幸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五伯此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是錯於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何疑也五帝唐虞為盛典謨載其行事為最詳觀堯舜禹皋陶稷契之徒相與都俞戒勅於廟堂之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

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臣主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上可為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裒然為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王夏商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誡錯言為非而畧之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源淵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為人以吾夫

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為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狩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為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為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為天下第一

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淵源耶洙泗曷為而多賢儀秦曷為而皆詐謂必在師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所以然者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

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

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威文之誦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成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槩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怨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辯之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既以進退選舉之權付之宰相吏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

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苟酷較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苟二弊之不去則八條將爲文具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意又從而廢矣伊欵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論之將以聞于上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薦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憑恭惟主上當宁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或濫而賢否混殺以三人同薦爲請議者猶懼其未盡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欵知人必明如蕭何之

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為異論徃徃於古之信書信史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為子夏作久矣而唐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為

丘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為天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荅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為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傳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策問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爲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銳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聾之時曾莫悟其爲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爲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已然之黨終莫能絕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爲朝廷患迄不可去歎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明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蹈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

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邪正各爲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者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二公之論朋黨世以爲名言而一以爲君子無黨一以小人無朋一以爲君子小人各有願辯其不同者而折以至公之論將以獻于朝

問信聖人之爲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爲聖人學者皆謂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爲人是亦知聖人也苟徒信其爲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辯子嘗適周矣及其施也老子以言選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爲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

墮成而成不受墮孰謂真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踈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臠肉之至魯不致臠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朝罪之大者也臠肉不至過之小者也恐其大而不忍其小真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俎豆及懼蒲人之難乃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俎豆之言邪豈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苟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高下實係乎時也及先翰林蘇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敝歷唐正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于正果如軾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嘗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爲經如孟荀二子實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爲不能病二子乎必蘇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

朝四葉文章寧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
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沈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
正元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
二者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說又皆不同何也願與
諸君辯之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
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媿
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以
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慆士
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
者學周孔道及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

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黃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
公孫洪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
之道及不若黃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
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
儒貢薛常康迭為宰相而帝牽於文義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及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
平昔鄙刀筆吏而不齒絀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
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
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
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
儒者也群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

不用儒者曷為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為而未免乎
說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
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
也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渠可膺
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為之治者纔五人
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
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為不少矣獨蕭曹為開基之
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
足以預是列也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
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

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寬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
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
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為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
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
殊勲盛烈皆遠誇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
載之上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群議
之惑專任一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
非選代天之選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
輩伴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
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
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

全才不害其為致治 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
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

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
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
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
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瑄其為人望
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黃霸之治郡其為
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陸孔明之後
有瞻其為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元齡之於杜
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為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
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為言然古人

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共事之相反如此
庸可不求其故歟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
萬戶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戶受其困國之興衰
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為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
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
安於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頌理也與我共
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勞勉
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
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
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伏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

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祗民安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逮不可以一二數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邇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帝太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

間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郡策而楚慙之也嘗觀劉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譙羽紀信以黃屋詐羽陳平以陰謀疇范增則當時天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魯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爲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爲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爾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一定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爲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

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
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且
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
人然則帝之「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
諸君辯之」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為傑然者
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
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美功計效優於孝
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知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

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
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
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
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時之
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
之說

問東漢之為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
不建者二西京之文章最為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
堅已不及楊馬輩况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
不建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
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奄寺之禍况才

踈意廣如孔文學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爾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授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嫖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勳鴻烈以爲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蓋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豈上之所以化者雖出於一而下之所以應者自有不同歟抑數者各繫乎人之能否而不在于時之作成歟願辯其所以過之與不逮之由以教

問萬物盈天地之間而其用寡大者曰五行其名首見於大禹謨其次見於淇範又其次見於月令至其次序則互有不同大禹謨則先金而後木淇範則木三而金四至於月令則以木爲首火次之土次之金水又次之五行一也而其序不同如此其必有說乎夫禹箕子呂氏三人者意殊而言異容或有說至於淇範出於一箕子之言而五行五事之序乃相背戾五事屬五行其序亦當如之彼一水二火則此一聽二視可也彼三木四

金則此三貌四言可也而乃先後不令何耶五者流行乎天地無所不在非他物可擬而六之至於五穀之類亦出於土而已故洪範曰土爰稼穡而禹乃以穀配五者抑又何耶箕子之洪範即禹之九疇也禹養民之政即天之所錫者是也禹曰六府而箕子五之其數已不齊矣則其他八類又烏知其必然耶禹箕子所陳之序雖不能無少差至於土也則皆列於第五蓋合於易天五之數矣而月令乃置土於中央火金二物之間是豈合於天地生成之數禹箕子所陳之叙耶學者論五行皆本於三家之書而其次與數乖刺如此又庸可不究耶合三者之異而一之必有至當之說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粲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論起於弄筆生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舜授禹遜位傳賢寂為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囚堯之地疑重華之不臣因蒼梧之巡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偽乎帝王之聖莫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佐氏載季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世皋陶未舉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

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爲之迹於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其中咨四嶽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巡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同况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旨又不可以不究也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辯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

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為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為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不知人之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辯之邪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

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強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爲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搖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穹佞濃祿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辯之耶夫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辯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不待將聖之生而辯大奸於欺世盜名之日有孝昭獨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以傳之耶願講明其說以獻于朝

問洙泗大儒既沒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錄之筆遂絕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以鉅儒修史號為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到真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慙德在父子兄弟間史贊不少加貶反摺據其好大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褒貶法良史直錄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與明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薦壘壁於房闈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

義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咲之域耶肅宗復兩京李泌
之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贊泌乃畧不假
借方且異其爲人謂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
之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最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
義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踈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主
而後爲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
區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
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不難得
也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苟頭求其用
心處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

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
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夷狄之道在文而不在武
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蠢爾戎醜以陰干陽
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與漢文
發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
犬羊之腰領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
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群議屈志和戎遂收諸將之權
罷沿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
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
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亡之迹與夫當今

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
舜服有苗謂是可以壓腥羶之氣服強獷之俗豈徒修
文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閔既興矣鄉飲
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戎狄慕
義而來屈膝請命變鴟鴞為好音尊中國如天上否耶
虞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
解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為不可用於今
願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憂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
母隱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
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
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荀
况楊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
教又胡為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
良不淺史氏亦稱過况雄又不知能繼軻軻而傳道否斯
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亡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
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
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 國家用
魏絳胡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茲矣干戈既

戰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
邇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
我宋而水其箕翼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
前者歟 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寅畏雖周宣遇災而
懼殆亡以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
不能察聲冤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昔
災肆赦之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
議者猶謂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
乎一事間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誓晏子亦
以四事為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
事否耶諸君當據吠畝愛君之忠禪聖主應天以實之

也 意考古驗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之舊矣名公鉅儒建勳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
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
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
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
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
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絕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
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閱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

之路復命色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觀積習之弊俾無規於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觀必有至當之說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策問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亡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閔睢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

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
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
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唯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
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終於盡心
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書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
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贊者文士之筆也始於
河間亦有所法况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奧乎願與諸君
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為本而每以
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
弋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

為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
尚者皆忠實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
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
下應之者或如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
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
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朴示之而下不以敦
朴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肆我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猶著御寢衾襦至以
黃綈為之常服止用縑緞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
民間猶有以金為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鍔
金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法由是天下化之而

皇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連于三代之上矣 主上皇帝
帝蘊仁儉之資清中興之業尤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
同符 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
用金翠為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別請加禁止聖
訓丁寧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
慮遠方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
而不知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條或暫禁
輒而縱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
如 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
何則可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

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
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
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為無人就其
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
贊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
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
謂盛矣然攷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
則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
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蓋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為武帝名
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

丙魏固非公孫洪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較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為莫及此為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有大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雷如張湯推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為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美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戾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為未遠且親為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况是贊尤膾炙人口而見錄

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過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為名之釋其釋

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
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
則曰周曰釋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
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
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
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
漢人嘗有以是問楊子雲者矣子雲以為孔子門人游
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
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
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
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
同而應之者亦異音房元齡嘗以創業為難魏鄭公嘗
以守成而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為
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
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興
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
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
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
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
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
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

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
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為
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
而稱之者或以為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共惟主上
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
者之至難而取之以至兼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主聖
時日擊盛事願效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
明我主上之鳴勳盛德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
為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
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

以支歲費一旦加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
發既繁經費百出官田鄂南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
民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庫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
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
諸民者雖賦歛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
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迫於辦事所不暇顧况今日
虜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
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
耶而公帑竭矣將耶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為國古者
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耶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
之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爲優於漢高帝孝
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爲侔德商宗周宣光武
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一爲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
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常否
果如何 主上興哀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
也願併陳之

問戰國之軻况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
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爲過然五君子者
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
或操戈相伐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况非特不尊軻
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惟非特不尊况也且有同門

異戶之斥通雖以雄爲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
孟氏醇疵况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
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
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
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戶也尊之則聖人之徒
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脩抑之則沒
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強人也尊之抑之
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已同者有相黨之心故私
有以尊之歟好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
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
者陷虛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

辯之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爲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爲孔門賢弟子雖曰稟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爲至於行爲大參既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出孝入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

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謂也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爲人而以其身比之也歷觀古人自比於前脩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而有志者卑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強矣而好謙者妄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艷然不悅謙何在焉孟子乃以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美其德之謙或陋其志之卑亮果謙乎卑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揚雄

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軻敵而以軻自期有以見君子
自強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
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
指其妄南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
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况將比於不知已者歟則懼其
志之卑非自強之道將自比於勝已者歟則懼其言之
妄爲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強而不失之
妄如之何而可願商榷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
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

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爲師弟子也或謂其
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
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夫子
乃爲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
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
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
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
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贊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
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
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
稱師抑又何耶以爲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

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爲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尚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正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攷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頗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爲人師爲患有。師友箴有荅。

常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爲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爲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爲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爲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切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

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故於許
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爲得仁
大臣如伊呂之徒初無一言之贊也獨稱商有三仁門
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
冉諸侯之大夫如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
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
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
與弟子難疑答問動以洙泗爲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
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
仁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

毅許董常以顏氏之流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
仁而不佞蓋許其爲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
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
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
論粗見於中說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是果可當仁者
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
孰可以比三仁孰無媿於顏冉之德孰能爲管仲之功
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
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
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

睢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冝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爲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冝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爲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冝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魯珉珞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旣没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爲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出辭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簧鼓于世其爲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徃々墮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况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麾之者一楊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

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
猶稱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
教以理性况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
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
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
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
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
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
而子孟子楊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天以其說爲
真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爲
妄也則世之屈己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

孟楊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
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
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爲五等相制
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爲附庸周興
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鑿衰
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爲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強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
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爲因之
而強秦何爲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

爲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爲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
置守而無羸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
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黃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
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
大夏湯護而武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
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
所謂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者大師樂以六律
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者大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
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
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
音律刑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
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護夏武之名所取者
何義周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所掌
者何器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
得孰失幸明言之

問孟堅序六藝為九種列小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
之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

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祿其課家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法道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科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書去朴歸華舒綫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宗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爲盡善盡美先翰林蘇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君謨爲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將心翰墨久矣

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二三子而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者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